

第一編

譯苑雜議

今天，讓我們重新認識翻譯

——從 2015 年國際翻譯日主題談起

在極大多數人的眼中，翻譯不就是那麼回事麼：把外文翻成中文，或是把中文翻成外文，有什麼可重新認識的？其實不然。就像購物（shopping），我們從前對它的理解離不開「上街，逛商店」，但今天「網購」的興起已經極大地刷新了我們關於「購物」的概念，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可以說是對它的最好印證。而今天翻譯所發生的變化一點也不亞於購物的變化。讓我們先從今年的國際翻譯日主題談起。

每年的 9 月 30 日即國際翻譯日，英文為“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根據英文其實也可翻譯成國際翻譯節。事實上這一天也確實是全世界翻譯工作者共同的節日。每年的這一天，或在此之前的幾天，世界各國的翻譯工作者都會集會慶祝自己的節日。每年國際譯聯（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FIT）——這是一個有八十多個國家翻譯協會參加的國際組織——則都會為這個節日推出一個慶祝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個慶祝主題也是提請國際社會關注翻譯的現狀、作用、地位和變化。2015 年國際翻譯日的主題正如其標題所示，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變化中的翻譯面貌」（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從幾十年前還在使用鋼筆和打字機進行翻譯，到如今開始使用語音辨識工具進行翻譯，也即只需要動動

嘴，語音辨識工具就能把你說出的話翻譯成你需要的外語。半個多世紀前在紐倫堡審判中首次採用現場同聲傳譯被認為是口譯的一大飛躍，而如今通過電話手機進行的視頻遠端同傳，可以讓你不管身處地球何方，你都可以享受到所需要的口譯服務。就在前幾天我到北京開會，碰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躍紅教授，他給我看了國內某公司安裝在他手機裏讓他試用的一款翻譯軟體，還當場演示給我看：他說了幾句話，手機語音系統立即把他的話翻譯成了英文，且很正確。陳教授告訴我，他用這款翻譯軟體已經接待過兩批國外專家，無論是漢英互譯還是漢法互譯，溝通都無障礙。可見翻譯的變化已經在我們的身邊、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切實地發生了。

由此我不由得想起幾年前的一件趣事。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上外高翻學院的實習基地承接了聯合國的一項任務：在兩小時內翻譯一篇將近三萬字的會議文件。一位讀者看後寫信給報社質疑此事的真實性，他說：「我就是不做翻譯，光按一個鍵，兩小時也按不出三萬字來啊！」這位「認真」得可愛的讀者顯然是用傳統的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思維方法來想像今天的實用文獻、文檔的翻譯流程，他不知道我們把三萬字的任務分配給了五位青年譯員，而這五位譯員在翻譯時使用了先進的翻譯軟體，同時他們還通過網際網路保持彼此間的溝通，這樣在碰到疑難問題時可以隨時商量，同時也可保證譯文的一致性。而與此同時，一位資深譯員則承擔着統稿和定稿的任務。他同樣通過網際網路與其他五位譯員保持溝通，這就意味着在其他五位譯員進行翻譯的同時他已經在進行統稿和定稿了。而一旦他發現在某個術語或專用名詞的譯法上出現不一致時，他會立即決定採用某個合適的譯法，而這個譯法也就立即

會作為定本反應到五位譯員的電腦顯示幕上，這樣他們在繼續往下翻譯時就能保持譯名的統一。更有甚者，由於聯合國文件的表述有較高的重複率，該基地多年從事聯合國文件翻譯又積累了一個豐厚的語料庫，因此我們的譯員在按下一個鍵時顯示幕上出現的也許就不只是一個字，而很可能是一個短語，一句句子，甚至一個段落，這是那位「認真的」讀者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他不知道，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翻譯的面貌，不管是口譯還是筆譯。

翻譯工具的這些變化，電腦、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手段的介入，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工作效率和翻譯品質，而且使得現代意義上的合作翻譯成為可能，使得世界一體化的翻譯市場的形成成為可能。2015年國際翻譯日主題指出：「得益於跨時區的溝通，客戶晚上離開辦公室前發出的文件，第二天早晨回到辦公室時就可以拿到譯稿。」

不過，今天我們要重新認識翻譯，不光要看到翻譯的手段、工具所發生的變化，我們還應看到翻譯的內涵和外延的變化，這更具實質性。傳統上，我們只是把翻譯理解為兩種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也即我們業內所說的「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其實翻譯還有「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即同一語言內的語言文字的轉換，如把古代漢語典籍、詩詞轉換成現代白話文；還有「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如把手語、旗語、燈光信號、密碼等表達的意思翻譯成我們能夠理解的語言文字。這是我們平時談論翻譯時經常忽視的。而隨着數位化時代的來臨，翻譯的對象除了傳統的紙質文本外，還湧現出了形形色色涵蓋了文

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多種形式符號的網狀文本，也即超文字（hypertext）或虛擬文本（cybertext），翻譯的內涵和外延明顯擴大，從而超出了我們傳統的翻譯理念。

與此同時，翻譯的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從歷史上翻譯主要是一種個人的、且具有較多個人創造成分的文化行為，正逐步演變為一種團隊合作行為，一種翻譯公司或語言服務公司主導的商業行為。這當然也跟非文學翻譯已經成為當前翻譯的主流有關。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從 1980 年至 2011 年，中國語言服務企業總數從 16 家發展到了 37,197 家。而到了 2013 年底，更是增加到了 55,975 家。至於語言服務業的專職從業人員，截至 2011 年底是 119 萬人，其中翻譯人員達 64 萬人。可見中國的翻譯服務業已經成為一個具可持續增長潛力的新興服務行業了。

值得注意的還有，當前翻譯的方向（譯入或譯出）也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開始積極主動地把自己的文化譯介出去，以便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這樣兩千多年來以「譯入」為主的翻譯活動就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翻譯領域不再是譯入行為的一統天下，民族文化及相關文獻的外譯成為當前翻譯活動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領域。有關資料表明，中國語言服務企業的中譯外工作量佔比在 2011 年首次超過了外譯中，達到 54.4%；而到了 2013 年底，已經有 64% 的翻譯服務企業中譯外業務量佔其業務總量的一半以上，顯著高於外譯中，其中 13% 的企業其中譯外業務量佔比甚至高達 80% 至 100%。不難預見，隨着中國文化「走出去」力度的進一步加大，翻譯將在推動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翻譯的變化如此之大，發展如此之快，我們對它的認識卻有點滯後。長期以來，我們對翻譯的認識是，只要把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東西完整、準確地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那就算是成功的翻譯了，卻忽視了翻譯的根本屬性——跨文化交際。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我們的翻譯家孜孜以求的目標就是交出一份所謂「合格的譯本」。然而今天如果我們簡單地以這種理念去指導我們的非文學翻譯、非社科經典的翻譯（譬如商品品牌的翻譯），去指導我們的中國文學、文化的對外翻譯，那就會有問題。事實上，我們這幾十年來在中國文學及文化的外譯方面做得不是很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使用「譯入」的翻譯理念指導今天的「譯出」行為，而忽視了「譯入」與「譯出」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前者的讀者對外來文化有內在的自覺需求，所以你只需提供「合格的譯本」就會受到歡迎。但後者不然，後者的讀者並沒有這種需求，所以你必須採取能引起對方讀者興趣、符合對方讀者的審美趣味和閱讀習慣的翻譯策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譯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在這方面做了切合實際的努力。

所以，呼籲重新認識翻譯，就是希望我們能正視、重視翻譯的最本質的屬性——跨文化交際，這也是2012年國際翻譯日的主題——「翻譯即跨文化交際」（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譯不管它如何變化，如何發展，它的最終使命就在於促進各民族之間切實有效的跨文化交際。對「譯入」「譯出」不加區分，簡單、片面地追求所謂的「忠實」、「完整」、「準確」，而忘卻翻譯的這一最終使命，那就是進入了翻譯的誤區，那樣的翻譯也就很難取得成功。

翻譯文學：經典是如何煉成的

要成為翻譯文學的經典作品，要經得起不同時代的翻譯家們的「創造性叛逆」，具體而言，也就是一部原作在不同的時代會不斷有新的譯作推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一部作品如果在不同的時代能夠不斷吸引翻譯家們對它進行翻譯，推出新譯本，這就意味着這部作品具有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這本身就為它的譯本成為翻譯文學經典提供了一個基本條件。

同時，文學翻譯因為存在語言老化的問題，所以即使是翻譯文學的經典作品，其「壽命」通常也就是流傳一代至二代讀者的時限，之後就會有新譯作出現。

就像世界各國的國別文學、民族文學都會有自己的經典一樣，世界各國的翻譯文學也會有自己的經典。國別文學、民族文學中的有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除了它們深刻的思想性、高超的藝術性等因素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如同美國比較文學家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所言，它們經得起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讀者的「創造性叛逆」。譬如《紅樓夢》，思想性、藝術性當然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但它經得起不同讀者的「創造性叛逆」也同樣至關重要：道學家看到裏面有誨淫誨盜，政治家看到裏面有階級鬥爭，而普通讀者看到的則是一曲淒美的愛情故事……

翻譯文學作品成為經典與上述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學作品的經典之路也有相似之處。譬如法國作家斯丹達爾（Stendhal）的長篇小說《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儘管上世紀 40 年代趙瑞蕪就已經推出了它的第一個中譯本，爾後在 50 年代又有了羅玉君的第二個譯本。不過自 60 年代後半期起由於當時新中國特殊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原因，《紅與黑》的翻譯被迫中止，已有的譯本也被當作禁書，在公開場合消聲匿跡。然而，「文革」甫一結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後，《紅與黑》的翻譯立即迎來了一個「井噴」，短短幾年市面上出現了不下一二十種《紅與黑》的不同譯本，且其中不乏優秀譯作。因此，《紅與黑》的譯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視作當代中國翻譯史上的經典之一。只是我們無法把這頂「經典」的桂冠只套在某一部譯作上，這也是文學翻譯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優秀的文學原作需要有多部不同譯作才能比較充分地展示它的全部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所以在《紅與黑》的翻譯中，經典的桂冠應該由這一二十種譯本中最優秀的幾部譯作共同分享。

《紅與黑》翻譯的經典之路讓我們看到，翻譯文學作品要成為經典，首先與原作在其本土甚至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有關，與原作本身是否是經典作品有關。一般而言，原作本身就是經典，那麼它的相應的譯作通常也就更有可能成為經典，尤其是假如翻譯的品質不錯甚至屬於上乘的話。鑒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羅念生翻譯的古希臘羅馬的悲喜劇，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戲劇，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小說和草嬰翻譯的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小說，等等，會被譯界推崇為翻譯文學的經典的原因。

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原作的地位並非是翻譯文學作品成為經典的唯一決定性因素。有時候原作並非什麼世界文學史上的巨著，甚至在其本國也是沒沒無聞，只是因為譯入語國家特殊的接受語境和社會條件，才使其成為了翻譯文學的經典。譬如《牛虻》（*The Gadfly*），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的關係——前者是後者主人公保爾（Pavel Korchagin）最喜愛的讀物——成為中國讀者、尤其是廣大青年讀者人手一冊的必讀書，與後者一起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經典。但《牛虻》在其本國，卻遠遠稱不上是經典之作。其實，即使是茨威格（Stefan Zweig）這樣在中國備受推崇的作家，在其本國奧地利其實也並不被視作一流作家。與之相映成趣的是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也有類似情況：《寒山詩》許多中國讀者都未必讀過，但它的日譯本和英譯本卻在日本和美國流傳甚廣。美國出版的中國古典詩歌選集，甚至美國漢學家書寫的中國文學史，可以不收孟浩然，但肯定收寒山。這是因為充滿禪意的《寒山詩》正好迎合了上世紀60年代日美社會的學禪之風，而詩人寒山本人的形象又正好與當時美國嬉皮士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不謀而合。

由以上所述可見，譯作成為翻譯文學經典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外國文學經典轉化而來的經典，另一種是由接受語境造成的經典。前者我們之所以把它奉為經典，是因為它把世界各國的文學經典介紹給了譯入語國家，通過翻譯家精湛的譯筆使得譯入語國家的廣大讀者有可能一瞻世界各國文學大師的風采，領略世界各國文學精品的藝術魅力。而後者我們之所以把它奉為經典，則是因為翻譯家把它們引入到譯入語國家後，或是正好迎合了該國的意識形

態的需要，如《牛虻》；或是正好滿足了該國讀者的審美需求，如茨威格的作品；或是正好填補了某種文藝創作的空白（題材或手法等），從而對該國的文藝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上世紀 80 年代中國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翻譯。

有人也許會問，譯作成為翻譯文學經典與其本身的翻譯品質是何關係，是否翻譯品質高的譯作就一定能成為翻譯文學的經典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翻譯文學作品要成為經典首先要看它的原作是否是經典，看它的原作在其本國甚至在世界文學史上是否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次要看它在譯入語國家的接受與影響。如果一部譯作翻譯的品質不錯，但其原作的思想性、藝術性都較平庸，在其本國遑論在世界文壇，評價都不高，那麼這樣的譯作就很難成為翻譯文學的經典。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能成為翻譯文學經典的譯作，其翻譯品質通常都是比較高的。

另外，讓認真嚴肅的翻譯家備受鼓舞的是，因了高水準的翻譯品質，從而使譯作成為了翻譯文學的經典，這樣的例子在翻譯史上絕非個案。譬如王佐良翻譯的培根（Francis Bacon）的《論讀書》（*Of Studies*）：略顯古奧但又淺近明白的中國文言，簡約凝練卻又與原文意思絲絲入扣的語體和表達，尤其是全文平衡勻稱的句子結構和一詠三歎的節奏，以及那種一氣呵成通貫全文的氣韻，讓它沒有絲毫生硬牽強的痕跡，「讀起來不像譯本」。與之相仿的還有夏濟安翻譯的美國作家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西敏大寺》（*Westminster Abbey*）。當我們讀着「時方晚秋，氣象肅穆，略帶憂鬱，早晨的陰影和黃昏的陰影，幾乎連接在一起，不可分別。歲雲將暮，終日昏暗，我就在這麼一天，到西敏大寺信步走了幾個鐘